梁書

七



梁書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一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陸倕

到洽

明山賓

殷鈞

陸襄

陸倕字佐公吳郡吳人也晉太尉玩六世孫祖子真宋東陽太守父慧曉齊太常卿倕少勤學

善屬文於宅內起兩間茅屋杜絶往來晝夜讀書如此者數載所讀一遍必誦於口嘗借人漢書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幼爲外祖張岱所異岱常謂諸子曰此兒汝家之陽元也十七舉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開西邸延英俊倕亦預焉辟議曹從事參軍盧陵王法曹行參軍天監初爲右軍安成王外兵參軍轉主簿倕與樂安任昉友善爲感知己賦以贈昉昉因此名以報之曰信偉人之世篤本矦

服於陸鄉緬風流與道素龍衮衣與繡裳還伊人而世載竝三駿而龍光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曾翔彼白玉之雖潔此幽蘭之信芳思在物而取譬非斗斛之能量匹聳峙於東岳比凝厲於秋霜不一飯以妄過每三錢以投渭匪蒙袂之敢嗟豈瀟盩之能衣既藴藉其有餘又淡然而無味得意同乎卷懷違方似乎仗氣類乎叔而靡雕似子雲之不朴冠衆善而貽操綜羣言而名學折髙戴於后臺異鄒顏乎董幄採三詩

於河間訪九師於淮曲術兼口傳之書藝廣鏗鏘之樂時坐睡而梁懸裁枝梧而錐握旣文過而意深又理勝而辭縟咨余生之荏苒迫歲暮而傷情測徂陰於堂下聽鳴鍾於洛城唯忘年之陸子定一遇於班荆余獲田蘇之價爾得海上之名信落魄而無産終長對於短生飢虛表於徐步逃責顯於疾行子比我於叔則又方余於耀卿心照情交流言靡惑萬類闇求千里懸得言象可廢蹄筌自黙居非連棟行則同

車冬日不足夏日靡餘肴核非餌絲竹豈娛我未捨駕子已回輿中飯相顧悵然動色邦壤既殊離會莫測存異山陽之居沒非要離之側似膠投漆中離婁豈能識其爲士友所重如此遷驃騎臨川王東曹掾是時禮樂制度多所創革高祖雅愛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銘其文甚美遷太子中舍人管東宮書記又詔爲石闕銘記奏之敕曰太子中舍人陸倕所製石闕銘辭義典雅足爲佳作昔虞丘辨物邯鄲獻賦賞以金

帛前史美談可賜絹三十匹遷太子庶子國子
博士母憂去職服闋爲中書侍郎給事黃門
侍郎揚州別駕從事史以疾陳解遷鴻臚卿入
爲吏部郎參選事出爲雲麾晉安王長史尋陽
太守行江州府州事以公事免左遷中書侍郎
司徒司馬太子中庶子廷尉卿又爲中庶子加
給事中揚州大中正復除國子博士中庶子中
正並如故守太常卿中正如故普通七年卒年
五十七文集二十卷行於世第四子纘早慧十

歲通經爲童子奉車郎卒

到洽字茂㳂彭城武原人也宋驃騎將軍彥之曾孫祖仲度驃騎江夏王從事中郎父坦齊中書郎洽年十八爲南徐州迎西曹行事洽少知名清警有才學士行謝朓文章盛於一時見洽深相賞好日引與談論每謂洽曰君非直名人乃亦兼資文武朓後爲吏部洽去職朓欲薦之洽覩世方亂深相拒絕除晉安王國左常侍不就遂築室巖阿幽居者積歲樂安任昉有知人之

鑒與洽兄沼漑並善嘗訪洽於田舍見之歎曰此
子日下無雙遂申拜覲之禮天監初沼漑俱蒙
擢用洽尤見知賞從弟沆亦相與齊名高祖問
待詔丘遲曰到洽何如沆漑遲對曰正清過於
沆文章不減漑加以清言殆將難及即召爲太
子舍人御華光殿詔洽及沆蕭琛任昉侍讌賦
二十韻詩以洽辭爲工賜絹二十匹高祖謂昉曰
諸到可謂才子昉對曰臣常竊議宋得其武
梁得其文二年遷司徒主簿直待詔省敕使

甲部書五年遷尚書殿中郎洽兄弟羣從
遞居此職時人榮之七年遷太子中舍人與庶
子陸倕對掌東宮管記俄爲侍讀侍讀省仍
置學士二人洽復充其選九年遷國子博士奉敕
撰太學碑十二年出爲臨川內史在郡稱職十四
年入爲太子家令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國子博
士十六年遷太子中庶子普通元年以本官領
博士頃之入爲尚書吏部郎請託一無所行俄
遷員外散騎常侍復領博士毋憂去職五年

復爲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給事黃門侍郎領尚書左丞凖繩不避貴戚尚書省賄賂莫敢通時鑾輿欲親戎軍國容禮多自洽出六年遷御史中丞彈糾無所顧望號爲勁直當時肅清以公事左降猶居職舊制中丞不得入尚書下舍洽兄溉爲左民尚書洽引服親不應有礙刺省詳決左丞蕭子雲議許入溉省亦以其兄弟素篤不能相別也七年出爲貞威將軍雲麾長史尋陽太守大通元年卒於郡時年

五十一贈侍中謚曰理子昭明太子與晉安王
諱令曰明北兖到長史遂相係凋落傷怛悲
惋不能已已去歲陸太常殂歿今茲二賢長謝
陸生資忠履貞冰清玉潔文該四始學遍九
流高情勝氣貞然直上明公儒學稽古淳厚
篤誠立身行道始終如一儻值夫子必升孔堂到
子風神開爽文義可觀當官莅事介然無私
皆海內之俊乂東序之秘寶此之嗟惜更復何
論但遊處周旋竝淹歲序造膝忠規豈可勝

詵幸免祇悔實二三子之力也談對如昨音言在耳零落相仍皆成異物毎一念至何時可言天下之寶理當惻愴近張新安又致故其人文筆弘雅亦足嗟惜隨弟府朝東西日久尤當傷懷也比人物零落特可傷惋屬有今信乃復及之洽文集行於世子伯淮仲舉

明山賓字孝若平原鬲人也父僧紹隱居不仕宋末國子博士徵不就山賓七歲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經傳居喪盡禮服闋州辟從事史

起家奉朝請兄仲璋嬰痼疾家道屢空山賓
乃行干祿齊始安王蕭遙光引爲撫軍行參
軍後爲廣陽令頃之去官義師至高祖引爲
相府田曹參軍梁臺建爲尚書駕部郎遷治書
侍御史右軍記室參軍掌治吉禮時初置五經
博士山賓首膺其選遷北中郎諮議參軍侍
皇太子讀累遷中書侍郎國子博士太子率更
令中庶子博士如故天監十五年出爲持節督
緣淮諸軍事征遠將軍北兗州刺史普通二

年徵爲太子右衛率加給事中遷御史中丞以
公事左遷黃門侍郎司農卿四年遷散騎常侍領
青冀二州大中正東宮新置學士又以山賓居之
俄以本官兼國子祭酒初山賓在州所部平陸縣
不稔啓出倉米以贍人後刺史檢州曹失簿書以
山賓爲耗闕有司追責籍其宅入官山賓默不自
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聞筑室不就有令曰明
祭酒雖出撫大藩擁旄推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
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幷貽詩曰平仲古稱奇

夷吾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
道傍置宅歸仁里庚桑方有係原生今易擬必
來三逕人將招三逕士山賓性篤實家中嘗乏用
貨所乘牛旣售受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
治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
錢處士阮孝緒聞之歎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
薄停澆矣五年又爲國子博士常侍中正如故其
年以本官假節權攝北兗州事大通元年卒時年
八十五詔贈侍中信威將軍謚曰貞子昭明太子爲

舉哀賻錢十萬布百匹并使舍人王顒監護喪
事又與前司徒左長史殷芸令曰北兖信至明常
侍遂至殞逝聞之傷怛此賢儒術該通志用稽
古溫厚淳和倫雅弘篤授經以來迄今二紀若其
上交不諂造膝忠規非顯外迹得之胷懷者蓋亦
積矣攝官連率行當言歸不謂長往眇成疇日
追憶談緒皆爲悲端往矣如何昔經聯事理當
酸愴也山賓累居學官甚有訓導之益然性頗
疎通接於諸生多所狎比人皆愛之所著吉禮儀

注二百二十四卷禮儀二十卷孝經喪禮服義十五卷子震字興道亦傳父業歷官大學博士太子舍人尚書祠部郎餘姚令

殷鈞字季和陳郡長平人也晉太常融八世孫父叡有才辯知名齊世歷官司徒從事中郎叡妻王奐女奐爲雍州刺史鎮北將軍乃言於朝以叡爲鎮北長史河南太守奐誅叡并見害鈞時年九歲以孝聞及長恬靜簡交遊好學有思理善隸書爲當時楷法南郡范雲樂安任昉並稱

賞之高祖與叡少舊故以女妻鈞即永興公主也天監初拜駙馬都尉起家祕書郎太子舍人司徒主簿祕書丞鈞在職啟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又受詔料檢西省法書古迹別爲品目遷驃騎從事中郎中書郎太子家令掌東宮書記頃之遷給事黃門侍郎中庶子尚書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侍中東宮置學士復以鈞爲之公事免復爲中庶子領國子博士左驍騎將軍博士如故出爲明威將軍臨川內史鈞體羸多

疾閉閤臥治而百姓化其德劫盜皆奔出境嘗
禽劫帥不加考掠但和言誚責劫帥稽顙乞改
過鈞便命遣之後遂為善人郡舊多山瘧更
暑必動自鈞在伍郡境無復瘧疾母憂去職居
喪過禮昭明太子憂之手書誡喻曰知比諸德
哀頓為過又所進殆無一溢甚以酸耿迴然一
身宗奠是寄毀而滅性聖教所不許宜微自
遣割俯存禮制饘粥果蔬少加勉彊憂懷既
深指故有及并令繆道臻口具鈞答曰奉賜手

令并繆道臻宣旨伏讀感咽肝心塗地小人無
情動不及禮但稟生尪劣假推年歲罪戾所鍾
復加橫疾頃者綿微守盡晷漏目亂玄黃貫心
迷哀樂惟救危苦未能以遠理自制薑桂之
滋實聞前典不避粱肉復忝今慈臣亦何人降
此憂愍謹當循復聖旨思自補續如脫申延實
由亭造服闋還五兵尚書猶以頓瘵經時不
堪拜受乃更授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侍東
宮尋改領中庶子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又領右

游擊除國子祭酒常侍如故中大通四年卒時年四十九謚曰貞子二子構渥

陸襄字師卿吳郡吳人也父閑齊始安王遥光揚州治中永元末遥光據東府作亂或勸閑去之閑曰吾爲人吏何所逃死臺軍攻陷城閑見執將刑第二子絳求代死不獲遂以身蔽刃刑者俱害之襄痛父兄之酷喪過于禮服釋後猶若居憂天監三年都官尚書范岫表薦襄起家擢拜著作佐郎除永寧令秩滿累遷司

空臨川王法曹外兵輕車廬陵王記室參軍昭明
太子聞襄業行啓高祖引與遊處除太子洗馬
遷中舍人並掌管記出爲揚州治中襄父終此
官固辭職高祖不許聽與府司馬換廨居之昭
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將八十與蕭琛傅昭陸
杲每月常遣存問加賜珍羞衣服襄母嘗卒
患心痛醫方須三升粟漿是時冬月日又逼暮
求索無所忽有老人詣門貨漿量如方劑始欲
酬直無何失之時以襄孝感所致也累遷國子

博士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母憂去職襄年已五十毀頓過禮太子憂之日遣使誡喻服闋除太子中庶子復掌管記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官屬罷妃蔡氏別居金華宮以襄爲中散大夫領步兵校尉金華宮家令知金華宮事七年出爲鄱陽內史先是郡民鮮于琛服食脩道法嘗入山採藥拾得五色幡眊又於地中得石璽竊怪之琛先與妻別室望琛所處常有異氣益以爲神大同元年遂結其門徒殺廣晉令王筠號上

願元年署置官屬其黨轉相誑惑有衆萬餘人將出攻郡襄先已帥民吏脩城隍爲備禦及賊至連戰破之生獲琛餘衆逃散時隣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治黨與因求賄貨皆不得其實或有善人盡室離禍惟襄郡部枉直無濫民作歌曰鮮于平後善惡分民無枉死賴有陸君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諍遂相誣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責誚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咎悔乃爲設酒食令其盡歡酒罷同載而還因相親

厚民又歌曰陸君政無怨家鬬旣罷讎共車在政六年郡中大治民李睍等四百二十人詣闕拜表陳襄德化求於郡立碑降勑許之又表乞留襄襄固求還徵爲吏部郎遷祕書監領揚州大中正太清元年遷度支尚書中正如故二年侯景舉兵圍宮城以襄直侍中省三年三月城陷襄逃還吳賊尋寇東境沒吳郡景將宋子仙進攻錢塘會海鹽人陸黯舉義有衆數千人夜出襲郡殺僞太守蘇單于推襄行郡事時淮南太守

文成侯蕭寧逃賊入吳襄遣迎寧爲盟主遣黷及兄子映公帥衆拒子仙子仙聞兵起乃退還與黷等戰於松江黷敗走吳下軍聞之亦各奔散襄匿于墓下一夜憂憤卒時年七十襄弱冠遭家禍終身蔬食布衣不聽音樂口不言殺害五十許年侯景平世祖追贈侍中雲麾將軍以建義功追封餘干縣侯邑五百戶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陸倕博涉文理到洽匪躬貞勁明山賓儒雅 篤實殷鈞靜素恬和陸襄

淳深孝性雖任遇有異皆列於名臣矣

列傳第二十一　　梁書二十七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裴邃 兄子之高 之平 之横

夏侯亶 弟䕫 魚弘

韋放

裴邃字淵明河東聞喜人魏襄州刺史綽之後也祖壽孫寓居壽陽爲宋武帝前軍長史父仲穆驍騎將軍邃十歲能屬文善左氏春秋齊建武初刺史蕭遥昌引爲府主簿壽陽有八公山

廟遥昌爲立碑使遂爲文甚見稱賞舉秀才對策高第奉朝請東昏踐祚始安王蕭遥光爲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引遂爲參軍後遥光敗遂還壽陽值刺史裴叔業以壽陽降魏豫州豪族皆被驅掠遂遂隨衆北徙魏主宣武帝雅重之以爲司徒屬中書郎魏郡太守魏遣王肅鎮壽陽遂固求隨肅密圖南歸天監初自拔還朝除後軍諮議參軍遂求邊境自効以爲輔國將軍廬江太守時魏將吕頗率衆五萬奄來攻郡遂

率麾下拒破之加右軍將軍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克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甯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冠軍長史廣陵太守邃與鄉人共入魏武廟因論帝王功業其妻甥王篡之密啓高祖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之迹由是左遷爲始安太守邃志欲

立功邊陲不願閑遠乃致書於吕僧珍曰昔旣
或顔延有二始之歎吾才不逮古人今爲三始
非其願也將如之何未及至郡會魏攻宿預詔
邃拒焉行次直瀆魏衆退遷右軍諮議參軍豫
章王雲麾府司馬率所領助守石頭出爲竟陵
太守開置屯田公私便之遷爲游擊將軍朱衣
直閤直殿省尋遷假節明威將軍西戎校尉
北梁秦二州刺史復開創屯田數千頃倉廩盈
實省息邊運民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匹邃

從容曰汝等不應爾吾又不可逆納其絹二匹而已還爲給事中雲騎將軍朱衣直閤將軍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軍來援以邃爲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持節督北徐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未之職又遷督豫州北豫霍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進號

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將北伐以遼督征討諸軍
事率騎三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
其郛斬關而入一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
道不至遼以援絕拔還於是遼復整兵收集士
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别遼自爲黄袍騎先攻
狄丘麗城黎漿等城皆拔之屠安成馬頭沙陵
等戍是冬始修芍陂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
地至于鄭城汝穎之間所在響應魏壽陽守
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遼

勑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閤將軍李祖憐僞
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之四甄競發魏衆大敗
斬首萬餘級稚等奔走閉門自固不敢復出其年
五月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
部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謚曰烈邃少言笑沈
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
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
流涕以爲邃不死洛陽不足拔也子之禮字子
義自國子生推弟補邵陵王國左常侍信威行參

軍王爲南兗除長流叅軍未行仍留宿衛補直閤將軍丁父憂服闋襲封因請隨軍討壽陽除雲麾將軍遷散騎常侍又别攻魏廣陵城平之除信武將軍西豫州刺史加輕車將軍除黃門侍郎遷中軍宣城王司馬尋爲都督北徐仁睢三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北徐州刺史徵太子左衛率兼衛尉卿轉少府卿卒謚曰壯子政承聖中官至給事黃門侍郎江陵陷隨例入西魏之高字如山遂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起家州

從事新都令奉朝請遷參軍頗讀書少負意氣
常隨叔父邃征討所在立功甚為邃所器重戎
政咸以委焉壽陽之役邃卒于軍所之高隸夏
侯夔平壽陽仍除平北豫章長史梁郡太守封
都城縣男邑二百五十戶時魏汝陰來附敕之
高應接仍除假節飈勇將軍潁州刺史士民夜
反踰城而入之高率家僮與麾下奮擊賊乃
散走父憂還京起為光遠將軍合討陰陵盜賊
平之以為譙州刺史又還為左軍將軍出為南譙

太守監北徐州遷員外散騎常侍尋除雄信將軍西豫州刺史餘如故侯景亂之高率衆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揔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横江之高遣舡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慧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到江陵承制除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卒時年七十三贈侍中

儀同三司鼓吹一部諡曰恭子纖累官太子右衛率雋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纖力戰死之

之平字如原之高第五弟少亦隨邃征討以軍功封都亭侯歷武陵王常侍扶風弘農二郡太守不行除譙州長史陽平太守拒侯景城陷後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太子詹事

之横字如岳之高第十三弟也少好賓遊重氣俠不事產業之高以其縱誕乃爲狹被蔬食以激厲之之横歎曰大丈夫富貴必作百幅被遂

與僮屬數百人於芍陂大營田墅遂致殷積太
宗在東宮聞而要之以爲河東王常侍直殿主
帥遷直閤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隸鄱陽
王範討景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
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
景遣任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橫下援未及至範
薨之橫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
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橫斬思立而拒大心大心
以州降景之橫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

除散騎常侍廷尉卿出爲河東內史又隨王僧辯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寧侯邑三千戶又隨僧辯追景平郢魯江晉等州恒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横與杜崱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湘州叛又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初志後江陵陷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攻東關晉安王諱承

制以之橫爲使持節鎭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
衆軍給鼓吹一部出守蘄城之橫營壘未周而
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没時年四十一贈
侍中司空公謚曰忠壯子鳳寶嗣
夏侯亶字世龍車騎將軍詳長子也齊初起家
奉朝請永元末詳爲西中郎南康王司馬隨府
荆州亶留京師爲東昏聽政主帥及崔惠景作
亂亶以捍禦功除驍騎將軍及高祖起師詳與
長史蕭穎胄協同義舉密遣信下都迎亶亶

乃齎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統封十郡爲宣城王進位相國置僚屬選百官建康城平以亶爲尚書吏部郎俄遷侍中奉璽於高祖天監元年出爲宣城太守尋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六年出爲平西始興王長史南郡太守父憂解職居喪盡禮廬于墓側遺財悉推諸弟八年起爲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服闋襲封豐城縣公居州甚有威惠爲邊人所悅服十二年以本號還朝

除都官尚書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領豫州大中
正十五年出爲信武將軍安西長史江夏太守
十七年入爲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遷左
衛將軍領前軍將軍俄出爲明威將軍吴興太
守在郡復有惠政吏民圖其像立碑頌美焉普
通三年入爲散騎常侍領右驍騎將軍轉大府卿
常侍如故以公事免未幾優詔復職五年遷中護
軍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
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明紹世南譙太守魚弘

晉熙太守張澄並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克而遼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遼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相拒頻戰克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澗將入淮肥魏軍夾肥築城出亶軍後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貞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

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詔以壽陽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鎮改爲南豫州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豫南豫二州刺史壽春久離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於州鎮高祖聞之即日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謚曰襄州民夏侯簡等五百人表請爲亶立碑置祠詔許之亶爲人美風儀寬厚有器量涉獵文史

辯給能專對宗人夏侯溢爲衡陽內史辭日亶侍御坐高祖謂亶曰夏侯溢於卿疏近亶荅曰是臣從弟高祖知溢於亶已疏乃曰卿傖人好不辯族從亶對曰臣聞服屬易疎所以不忍言族時以爲能對亶歷爲六郡三州不修產業祿賜所得隨散親故性儉率居處服用充足而已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十數人並無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簾奏之時謂簾爲夏侯妓衣也亶二子誼損誼襲封豐城公歷官太

子舍人洗馬太清中侯景入寇諠與弟蕷帥部曲入城並卒圍内

蔓字季龍亶弟也起家齊南康王府行參軍中興初遷司徒屬天監元年爲太子洗馬中舍人中書郎丁父憂服闋除大匠卿知造太極殿事普通元年爲邵陵王信威長史行府國事其年出爲假節征遠將軍隨機北討還除給事黄門侍郎二年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三年代兄亶爲吳興太守尋遷假節征遠將軍西陽武昌二郡

太守七年徵爲衛尉未拜改授持節督司州諸軍事信武將軍司州刺史領安陸太守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閤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克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内築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今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

將爲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束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口四萬餘人粟六十萬斛餘物稱是顯伯聞之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二萬餘人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義陽北道遂與魏絕二年魏郢州刺史元願達請降高祖敕郢州刺史元樹往迎願達夔亦自

楚城會之遂留鎮焉詔改魏郢州爲北司州以夔爲刺史兼督司州三年遷使持節進號仁威將軍封保城縣侯邑一千五百戶中大通二年徵爲右衛將軍丁所生母憂去職時魏南兖州刺史劉明以譙城入附詔遣鎮北將軍元樹帥軍應接起夔爲雲麾將軍隨機北討尋授使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六年轉使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豫州積歲寇戍人頗失業夔乃帥軍人於蒼陵

立堰漑田千餘頃歲收穀百餘萬石以充儲備
兼贍貧人境内賴之夔兄亶先經此任者是夔
又居焉兄弟並有恩惠於鄉里百姓歌之曰我
之有州頻仍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在州七年
甚有聲績遠近多附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
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性奢豪後房伎妾曳
羅縠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
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大同四
年卒於州時年五十六有詔舉哀贈錢二十萬

布二百匹追贈侍中安北將軍謚曰桓子譔嗣官至太僕卿譔弟譒少麤險薄行常停鄉里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蕭淵明引爲府長史淵明彭城戰沒復爲侯景長史景尋舉兵反譒前驅濟江頓兵城西士林館破掠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財貨盡略有之淵明在州有四妾章於王阮並有國色淵明沒魏其妾並還京第譒至破第納焉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

常爲軍鋒歷南譙盱眙竟陵太守常語人曰我
爲郡所謂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鹿盡田中
米穀盡村里民庶盡丈夫生世如輕塵棲弱草
白駒之過隙人生懽樂富貴幾何時於是恣意
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翫車馬皆窮一
時之絶還爲平西湘東王司馬新興永寧二郡
太守卒官

韋放字元直車騎將軍叡之子初爲齊晉安王
寧朔迎主簿高祖臨雍州又召爲主簿放身長

七尺七寸腰帶八圍容貌甚偉天監元年爲盱眙太守還除通直郎尋爲輕車晉安王中兵參軍遷鎮右始興王諮議參軍以父憂去職服闋襲封永昌縣侯出爲輕車南平王長史襄陽太守轉假節明威將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爲吏民所稱六年大舉北伐以放爲貞威將軍與胡龍牙會曹仲宗進軍七年夏侯亶攻黎漿不克高祖復使帥軍自北道會壽春城尋遷雲麾南康王長史尋陽太守放累爲藩佐並著聲績

普通八年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陽又
以放爲明威將軍帥師會之魏大將費穆帥衆
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
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杖放令洵單騎擊刺屢
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放胄又三貫流矢
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厲聲叱之曰今日唯有
死耳乃免胄下馬據胡牀處分於是士皆殊死
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放逐北至渦陽魏又
遣常山王元昭大將軍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

萬來援放率所督將陳度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偉以城降放乃登城簡出降口四千二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十分報李獎賓穆等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軍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偉送於京師還爲太子右衛率轉通直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信武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中大通二年徙督北徐州諸軍事北徐州刺史增封四百戶持節將軍如故在鎮三年卒時年五十九謚

曰宜侯放性弘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卧起時稱爲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孕因指爲婚姻其後各産男女未及成長而率亡遺嗣孤弱放常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時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失信於故友乃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適率子時稱放能篤舊長子粲嗣別有傳

史臣曰裴邃之詞采早著兼思略沈深夏侯亶之好學辯給夔之奢豪愛士韋放之弘厚篤行

並遇主逢時展其才用矣及牧州典郡破敵安邊咸著功績允文武之任蓋梁室之名臣歟

列傳第二十二　梁書二十八



梁書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三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高祖三王

高祖八男丁貴嬪生昭明太子統太宗簡文皇帝廬陵威王續阮脩容生世祖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綜董淑儀生南康簡王績丁充華生邵陵攜王綸葛脩容生武陵王紀綜及紀别有傳

南康簡王績字世謹高祖第四子天監八年封

南康郡王邑二千戶出爲輕車將軍領石頭戍
軍事十年遷使持節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南徐州
刺史進號仁威將軍績時年七歲主者有受貨
洗改解書長史王僧孺弗之覺績見而輒詰之
便即時首服衆咸歎其聰警十六年徵爲宣毅
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十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
南北兗徐青冀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在州
著稱尋有詔徵還民曹嘉樂等三百七十人詣
闕上表稱績尤異一十五條乞留州任優詔許

之進號北中郎將普通四年徵爲侍中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出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丁董淑儀憂居喪過禮高祖手詔勉之使攝州任固求解職乃徵授安右將軍領石頭戍軍事尋加護軍羸瘠弗堪視事大通三年因感病薨于任時年二十五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一部諡曰簡績寡玩好少嗜慾居無僕妾躬事約儉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後府有南康國無名錢數千萬

子會理嗣字長才少聰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
特爲高祖所愛衣服禮秩與正王不殊年十五
拜輕車將軍湘州刺史又領石頭戍軍事遷侍
中兼領軍將軍尋除宣惠將軍丹楊尹置佐
史出爲使持節都督南北兗北徐青冀東徐譙
七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太清元年
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鎮二
年侯景圍京邑會理治嚴將入援會北徐州刺
史封山侯正表將應其兄正德外託赴援實謀

襲廣陵會理擊破之方得進路臺城陷侯景遣前臨江太守董紹先以高祖手敕召會理其僚佐咸勸距之會理曰諸君心事與我不同天子年尊受制賊虜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豈得違背且遠處江北功業難成不若身赴京都圖之肘腋吾計決矣遂席卷而行以城輸紹先至京景以爲侍中司空兼中書令雖在寇手每思匡復與西鄉侯勸等潛布腹心要結壯士時范陽祖皓斬紹先據廣陵城起義期以會理

爲內應皓敗辭相連及景矯詔免會理官猶以白衣領尚書令是冬景往晉熙京師虛弱會理復與柳敬禮謀之敬禮曰舉大事必有所資今無寸兵安可以動會理曰湖熟有吾舊兵三千餘人昨來相知克期響集聽吾日定便至京師計賊守兵不過千人耳若大兵外攻吾等內應直取王偉事必有成縱景後歸無能爲也敬禮曰善因贊成之于時百姓厭賊咸思用命自丹陽至于京口靡不同之後事不果與建安侯通

理並遇害通理字季英會理第六弟也生十旬而簡王薨至三歲而能言見內人分散涕泣相送通理問其故或曰此簡王宫人喪畢去爾通理便號泣悲不自勝諸宫人見之莫不傷感爲之傳者三人焉服闋後見高祖又悲泣不自勝高祖爲之流涕謂左右曰此兒大必爲奇士大同八年封建安縣侯邑五百戶通理性慷慨慕立功名每讀書見忠臣烈士未嘗不廢卷歎曰一生之内當無愧古人博覽多識有文才嘗祭

孔文舉墓并爲立碑製文甚美太清中侯景內
寇通理聚賓客數百輕裝赴南兗州隨兄會理
入援恒親當矢石爲士卒先及城陷又隨會理
還廣陵因入齊爲質乞師行二日會侯景遣董
紹先據廣陵遂追會理因爲所獲紹先防之甚
嚴不得與兄弟相見乃僞請先還京得入辭母
謂其姊安固公主曰事旣如此豈可合家受斃
兄若至願爲言之善爲計自勉勿賜以爲念也
家國阽危雖死非恨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

命何如耳至京師以魏降人元貞立節忠正可以託孤乃以玉柄扇贈之貞怪其故不受通理曰後當見憶幸勿推辭會祖皓起兵通理奔長蘆收軍得千餘人其左右有應賊者因間劫會理其衆遂駭散爲景所害時年二十一元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廬陵威王續字世訢高祖第五子天監八年封廬陵郡王邑二千戸十年拜輕車將軍南彭城琅邪太守十三年轉會稽太守十六年爲都督

江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江州刺史普通元年徵爲宣毅將軍領石頭戍軍事續少英果膂力絶人馳射游獵應發命中高祖常歎曰此我之任城也嘗與臨賀王正德及胡貴通趙伯超等馳射於高祖前續冠於諸人高祖大悅三年爲使持節都督南徐梁秦沙四州諸軍事西中郎將南徐州刺史七年加宣毅將軍中大通二年又爲使持節都督雍梁秦沙四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續多聚馬仗

畜養驍雄金帛內盈倉廩外實四年遷安北將軍大同元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爲護軍將軍領石頭戍軍事五年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出爲使持節都督荆郢司雍南北秦梁巴華九州諸軍事荆州刺史中大同二年薨於州時年四十四贈司空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威長子安嗣

邵陵攜王綸字世調高祖第六子也少聰穎博

學善屬文尤工尺牘天監十三年封邵陵郡王
邑二千戶出爲寧遠將軍琅邪彭城二郡太守
遷輕車將軍會稽太守十八年徵爲信威將軍
普通元年領石頭戍軍事尋爲江州刺史五年
以西中郎將權攝南兗州坐事免官奪爵七年
拜侍中大通元年復封爵尋加信威將軍置佐
史中大通元年爲丹陽尹四年爲侍中宣惠將
軍揚州刺史以侵漁細民少府丞何智通以事
啓聞綸知之令客戴子高於都巷刺殺之智通

子訴于闕下高祖令圍綸第捕子高綸匿之竟不出坐免爲庶人頃之復封爵大同元年爲侍中雲麾將軍七年出爲使持節都督郢定霍司四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遷爲安前將軍丹陽尹中大同元年出爲鎮東將軍南徐州刺史太清二年進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發高祖誡曰侯景小竪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度採石綸乃晝夜

兼道遊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一
二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
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黃城
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
綸從之衆軍奄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綸
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
晚賊稍引却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拒
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
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

與東揚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奔禹穴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爲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改廳事爲正陽殿數有災怪綸甚惡之時元帝圍河東王譽於長沙既久内外斷絶綸聞甚急欲往救之爲軍糧不繼遂止乃與世祖書曰伏以先朝聖德孝治天下九親雍睦四表無怨誠爲國政實亦家風唯余與爾同奉神訓宜敦旨喻共承無改

且道之斯美以和爲貴況天時地利不及人乎豈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日者聞譽專情先訓以幼陵長湘峽之內遂至交鋒方等身遇亂兵斃於行陣殞于吳局方此非冤聞問號但惟增摧慣念以兼悼當何可稱吾在州所居遥隔雖知其狀未喻所然及届此藩備加覿訪咸云譽應接多督兵糧閉壅弟教亦不悛故興師以伐譽未識大體意斷所行雖存急難豈知竊思不能禮爭復以兵來蕭 牆興變體親成敵一朝至此能

不嗚呼既有書問雲雨傳流噂喈其間委悉無
因詳究方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人非禽虫在
知君父即日大敵猶強天讎未雪余爾昆季在
外三人如不匡難安用臣子唯應剖心嘗膽泣
血枕戈感誓蒼穹憑靈宗祀晝謀夕計甚思
康復至於其餘小忿或宜寬貸誠復子憾須臾
將奈國冤未逞正當輕重相推小大易奪遣無
益之情割下流之悼弘豁以理通識勉之今已
喪鍾山復誅猶子將非揚湯止沸吞冰療寒若

以譽之無道近遠同疾弟復効尤攸非獨罪幸覓於衆議忍以事寧如使外寇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弗亡夫征戰之理義在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正為藩屏盤固宗鎮強密若自相魚肉是代景行師景便不勞兵力坐致成效醜徒聞此何快如之又莊鐵小竪作亂久挾觀寧懷安二侯以為名號當陽有事充製擊殊廢備境第聞征伐

復致分兵便是自於瓜州至于湘雍莫非戰地
悉以勞師侯景卒承虛藉釁浮江豕突豈不表
裏戍虞首尾難救可為寒心其事已切弟若苦
陷洞庭兵戈不戢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
魏軍以求形援侯景事等內癰西秦外同瘤腫
直置關中已為咽因氣況復貪狼難測勢必侵吞
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吾非有深鑒獨能弘理正
是採藉風謠博參物論咸以為疑皆欲解體故
耳自我國五十許年恩格玄穹德彌赤縣雖

有逆難未亂邕熙溥天率土忠臣憤慨比屋羅禍忠義奮發無不抱甲負戈衝冠裂眥咸欲剚刃於侯景腹中所須兵主唱耳今人皆樂死赴者如流弟英略振遠雄伯當代唯德唯藝資文資武拯溺濟難朝野咸屬一匡九合非弟而誰豈得自違物望致招羣讟其間患難具如所陳斯理皎然無勞請箸驗之以實寧須確引吾所以間關險道出自東川政謂上游諸藩必連師狎至庶以殘命預在行間及到九江安北兄

遂泝流更上會餽饋懸幽卒食並減阻以菜色
無因進取侯景方延假息復緩誅刑倍增號憤
啓處無地計瀟湘穀粟猶當紅委若阻弟嚴兵
唯事交切至於運轉恐無暇發遣即日萬心慊
望唯在民天若遂等西河時事殆矣必希令弟
豁照茲途解汨川之圍存社稷之計使其運輸
糧儲應贍軍旅庶叶力一舉指日寧泰宗廟重
安天下清復推弟之功豈非幸甚吾手懦兵寡
安能爲役所寄令弟庶得申情朝聞夕死萬殞

何恨聊陳聞見幸無怪焉臨紙號迷諸失次緒
世祖復書陳河東有罪不可解圍之狀綸省書
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左右聞之莫不掩
泣於是大修器甲將討侯景元帝聞其彊盛乃遣
王僧辯帥舟師一萬以逼綸綸將劉龍武等降
僧辯綸軍潰遂與子確等十餘人輕舟走武
昌時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先在于外聞綸敗
馳往迎之於是復收散卒屯于齊昌郡將引魏
軍共攻南陽侯景將任約聞之使鐵騎二百襲

綸綸無備又敗走定州定州刺史田龍祖迎綸綸
以龍祖荆鎮所任懼爲所執復歸齊昌行至汝
南西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者綸之故吏聞綸敗
開城納之綸乃修浚城池收集士卒將攻竟陵
西魏安州刺史馬岫聞之報于西魏西魏遣大
將軍楊忠儀同侯幾通率衆赴焉二年二月忠
等至于汝南綸嬰城自守會天寒大雪忠等攻
之不能克死者甚衆後李素中流矢卒城乃陷
忠等執綸綸不爲屈遂害之投于江岸經日顏

色不變鳥獸莫敢近焉時年三十三百姓憐之
爲立祠廟後世祖追謚曰攜長子堅字長白大
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邑五百戶亦善草隸性
頗庸短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蒱飲不撫
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卹
士咸憤怨太清三年三月堅書佐董勛華白曇朗
等以繩引賊登樓遂陷堅遇害弟確字仲正少
驍勇有文才大同二年封爲正階侯邑五百戶
後徙封永安常在第中習騎射學兵法時人

皆以爲狂左右或以進諫確曰聽吾爲國家破賊使汝知之除祕書丞太子中舍人鍾山之役確苦戰所向披靡羣虜憚之確每臨陣對敵意氣詳贍帶甲據鞍自朝及夕馳驟往反不以爲勞諸將服其壯勇及侯景乞盟確在外慮爲後患啓求召確入城詔乃召確爲南中郎將廣州刺史增封二千戶確知此盟多貳城必淪沒因欲南奔攜王聞之逼確使入確猶不肯攜王流涕謂曰汝欲反邪時臺使周石珍在坐確謂石

珍曰侯景雖去欲去而不解長圍以意而推其事可見今召我入未見其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豈得辭確執意猶堅攜王大怒謂趙伯超曰譙州卿爲我斬之當賫首赴闕伯超揮刃眄確曰我識君耳刀豈識君確於是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復圍城城陷確排闥入啓高祖曰城已陷矣高祖曰猶可一戰不對曰不可臣向者親格戰勢不能禁自縋下城僅得至此高祖歎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乃使確爲

慰勞文確既出見景景愛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後從景行見天上飛鳶群虜爭射不中確射之應弦而落賊徒忿嫉咸勸除之先是攜王遣人密導確確謂使者曰侯景輕佻可一夫力致確不惜死正欲手刃之但未得其便耳卿還啓家王願勿以爲念也事未遂而爲賊所害

史臣曰自周漢廣樹藩屏固本深根高祖之封建將遵古制也南康廬陵並以宗室之貴據磐石之重績以孝著續以勇聞綸聰敏有才學性險

躁屢以罪黜及大清之亂忠孝獨存斯可嘉矣

列傳第二十三

梁書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四　　梁書三十

散騎常侍姚　思廉　撰

裴子野字幾原河東聞喜人晉太子左率康八世孫兄黎弟楷綽竝有盛名所謂四裴也曾祖松之宋太中大夫祖駰南中郎外兵參軍父

昭明通直散騎常侍子野生而偏孤爲祖母所
養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異之少好學
善屬文起家齊武陵王國左常侍右軍江夏
王參軍遭父憂去職居喪盡禮每之墓所哭泣
處草爲之枯有白兎馴擾其側天監初尚書僕
射范雲嘉其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
任昉有盛名爲後進所慕遊其門者昉必相薦
達子野於昉爲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焉久之
除右軍安成王參軍俄遷兼廷尉正時三官

通署獄牒子野嘗不在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得無咎子野笑而答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自此免黜久之終無恨意二年吴平侯蕭景爲南兖州刺史引爲冠軍録事府遷職解時中書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曰伏見前冠軍府録事參軍河東裴子野年四十字幾原幼禀至人之行長厲國士之風居喪有禮毁瘠幾滅免憂之

外蔬水不進栖遲下位身賤名微而性不憛憛
情無汲汲是以有識嗟推州閭歎服且家傳素
業世習儒史苑囿經籍遊息文藝著宋略
二十卷彌綸首尾勒成一代屬辭比事有足觀
者且章句洽悉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以弘
獎後進庶一夔之辯可尋三豕之疑無謬矣伏
惟皇家淳耀多士盈庭官人邁乎有嬀棫樸
越於姬氏苟片善宜録無論厚薄一介可求不
由等級臣歷觀古今人君欽賢好善未有聖

朝孜孜若是之至也敢緣斯義輕陳愚瞽乞以臣斯忝回授子野如此則賢與否之宜各全其所訊之物議誰曰不允臣與子野雖未嘗銜桮訪之邑里差非虛謬不勝慺慺微見冒昧陳聞伏願陛下哀憐悾款鑒其愚實干犯之諐乞垂赦宥有司以資歷非次弗爲通尋除尚書比部郎仁威記室參軍出爲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民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何承

天宋史未及成而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沈約所撰宋書既行子野更刪撰為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約見而歎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北地傅昭汝南周捨咸稱重之至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於高祖以為著作郎掌國史及起居注頃之兼中書通事舍人尋除通直正員郎著作舍人如故又敕掌中書詔誥是時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
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
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自要
服至于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
劉之遴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
韋稜皆博極羣書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
吳平侯蕭勱范陽張纘每討論墳籍咸折中
於子野焉普通七年王師北伐敕子野爲喻魏
文受詔立成高祖以其事體大召尚書僕射徐

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之遴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以觀之時並歎服高祖目子野而言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乂其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鼓敕催令開齋速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既奏高祖深嘉焉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或問其爲文速者子野答云人

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雖有見否之異其於刊
改一也俄遷中書侍郎餘如故大通元年轉鴻
臚卿尋領步兵校尉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靜默
自守未嘗有所請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
悉分給之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數間妻子恒
苦飢寒唯以教誨爲本子姪祗畏若奉嚴君
末年深信釋氏持其教戒終身飯麥食蔬中
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
不過庚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

曰吾其逝矣遺命儉約務在節制高祖悼惜
爲之流涕詔曰鴻臚卿領步兵校尉知著作郎
兼中書通事舍人裴子野文史足用廉白自居
劬勞通事多歷年所奄致喪逝惻愴空懷可贈
散騎常侍賻錢五萬布五十匹即日舉哀謚曰
貞子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氏家傳各二卷
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敕撰衆僧傳二十卷
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謚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
文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

草創未就而卒子騫官至通直郎

顧協字正禮吳郡吳人也晉司空和七世孫協幼孤隨母養於外氏外從祖宋右光禄張永嘗攜内外孫姪遊武丘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對曰兒正欲枕石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旣長好學以精力稱外氏諸張多賢達有識鑒從内弟率尤推重焉起家楊州議曹從事史兼太學博士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歎曰江左以來未有此作遷安成王國左

常侍兼廷尉正太尉臨川王聞其名召掌書記仍侍西豐侯正德讀正德爲巴西梓潼郡協除所部安都令未至縣遭母憂服闋出補西陽郡丞還除北中郎行參軍復兼廷尉正久之出爲廬陵郡丞未拜會西豐侯正德爲吳郡除中軍參軍領郡五官遷輕車湘東王參軍事兼記室普通六年正德受詔北討引爲府錄事參軍掌書記軍還會有詔舉士湘東王表薦協曰臣聞貢玉之士歸之潤山論珠之人出於枯岸是以芻

蕘之言擇於廊廟者也臣府兼記室參軍吳郡顧協行稱鄉閭學兼文武服膺道素雅量邃遠安貧守靜奉公抗直傍闕知己志不自營年方六十室無妻子臣欲言於官人申其屈滯協必苦執貞退立志難奪可謂東南之遺寶矣伏惟陛下未明求衣思賢如渴爰發明詔各舉所知臣識非許郭雖無知人之鑒若守固無言懼貽蔽賢之咎昔孔愉表韓績之才庾亮薦翟湯之德臣雖未齒二臣協實無慙兩士即召拜

通直散騎侍郎兼中書通事舍人累遷步兵校尉守鴻臚卿員外散騎常侍卿舍人並如故大同年卒時年七十三高祖悼惜之手詔曰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卿兼中書通事舍人顧協廉潔居白首不衰久在省闥內外稱善奄然殞喪惻怛之懷一不能已已傍無近親彌足哀者大殮既畢即送其喪柩還鄉并營冢槨並皆貧給悉使周辦可贈散騎常侍令便舉哀謚曰溫子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

度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
食者竟不敢以遺之及爲舍人同官者皆潤屋
協在省十六載器服飲食不改於常有門生始來
事協知其廉潔不敢厚餉止送錢二千協發怒
杖二十因此事者絕於餽遺自丁艱憂遂終身
布衣蔬食少時將娉舅息女未成婚而協母
亡免喪後不復娶至六十餘此女猶未他適協
義而迎之晚雖判合卒無胤嗣協博極羣書於
文字及禽獸草木尤稱精詳撰異姓苑五卷瑣

語十卷並行於世

徐摛字士秀東海郯人也祖憑道宋海陵太守父超之天監初仕至員外散騎常侍摛幼而好學及長遍覽經史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起家太學博士遷左衛司馬會晉安王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後王出鎮

仍補雲麾府記室參軍又轉平西府中記室
王移鎮京口復隨府轉爲安北中録事參軍帶
郯令以母憂去職王爲丹陽尹起摛爲秣陵令
普通四年王出鎮襄陽摛固求隨府西上遷晉
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初王總戎北伐以摛兼寧
蠻府長史參贊戎政教命軍書多自摛出王入
爲皇太子轉家令兼掌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
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高祖聞
之怒召摛加讓及見應對明敏辭義可觀高

祖意釋因問五經大義次問歷代史及百家雜
說未論釋教摛商較縱橫應荅如響高祖甚嘉
歎異更被親狎寵遇日隆領軍朱异不說謂所
親曰徐叟出入兩宮漸來逼我須早爲之所遂
承間白高祖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以
自怡養高祖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
水任昉等竝經爲之卿爲我臥治此郡中大通三
年遂出爲新安太守至郡爲治清靜敎民禮
義勸課農桑朞月之中風俗便改秩滿還爲

中庶子加戎昭將軍是時臨城公納夫人王氏即太宗妃之姪女也晉宋已來初婚三日婦見舅姑衆賓皆列觀引春秋義云丁丑夫人姜氏至戊寅公使大夫宗婦覿用幣戊寅丁丑之明日故禮官據此皆云宜依舊貫太宗以問摛摛曰儀禮云質明賛見婦於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於

舅姑夲有戚屬不相瞻看夫人乃妃姪女有
異他姻覿見之儀謂應可略太宗從其議除太
子左衛率太清三年矦景攻陷臺城時太宗
居永福省賊衆奔入舉兵上殿侍衛奔散暮
存者㩳獨嶷然侍立不動徐謂景曰矦公當
以禮見何得如此凶威遂折矦景乃拜由是常
憚擒太宗嗣位進授左衛將軍固辭不拜太宗
後被幽閉擒不獲朝謁因感氣疾而卒年七十
八長子陵最知名

鮑泉字潤岳東海人也父機湘東王諮議參軍泉
博涉史傳兼有文筆少事元帝早見擢任及
元帝承制累遷至信州刺史太清三年元帝命
泉征河東王譽於湘州泉至長沙作連城以逼
之譽率衆攻泉泉據柵堅守譽不能克泉因
其弊出擊之譽大敗盡俘其衆遂圍其城久未
能拔世祖乃數泉罪遣平南將軍王僧辯代泉
爲都督僧辯至泉愕然顧左右曰得王竟陵助
我經略賊不足平矣僧辯既入乃背泉而坐曰

鮑郎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因出令示泉鎖之牀下泉曰稽緩王師甘罪是分但恐後人更思鮑泉之憒憒耳乃爲啓謝淹遲之罪世祖尋復其任令與僧辯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蒲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

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沈其屍于黃鵠磯初泉之爲南討都督也其友人夢泉得罪於世祖覺而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著朱衣而行水上又告泉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密記之俄而復見任皆如其夢泉於儀禮尤明撰新儀四十卷行於世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阮孝緒常言仲尼論四科始乎德行終乎文學有行者多尚質朴有文者少蹈規矩故衞石靡餘論可傳屈賈無立德之譽若夫憲章游夏祖述回騫體兼文行於裴幾原見之矣

列傳第二十四　　梁書三十

列傳第二十五　梁書三十一

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袁昂　子君正

袁昂字千里陳郡陽夏人祖詢宋征虜將軍吳郡太守父顗冠軍將軍雍州刺史泰始初舉兵奉尋陽王子勛事敗誅死昂時年五歲乳媼攜抱匿於廬山會赦得出猶從晉安至元徽中聽還時年十五初顗敗傳首京師藏於武庫至是始還昂號慟嘔血絕而復蘇從兄彖嘗撫

視抑譬昂更制服廬于墓次後與彖同見從叔司徒粲粲謂彖曰其幼孤而能至此故知名器自有所在齊初起家冠軍安成王行參軍遷征虜主簿太子舍人王儉鎮軍府功曹史儉時爲京尹經於後堂獨引見昂指北堂謂昂曰卿必居此累遷祕書丞黃門侍郎昂本名千里齊永明中武帝謂之曰昂昂千里之駒在卿有之今改卿名爲昂即千里爲字出爲安南鄱陽王長史尋陽公相還爲太孫中庶子衞軍武陵王長

史丁內憂哀毀過禮服未除而從兄豪卒昂
幼孤爲豪所養乃制朞服人有怪而問之者昂
致書以喻之曰竊聞禮由恩斷服以情申故小
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緦明之典籍孤子夙
以不天幼傾乾廕資敬未奉過庭莫承藐藐
沖人未達朱紫從兄提養訓教示以義方每假
其談價虛其聲譽得及人次實亦有由兼開
拓房宇處以華曠同財共有恣其取足爾來三
十餘年憐愛之至無異於己姊妹孤姪成就一

時篤念之深在終彌固此恩此愛畢壞不追既
情若同生而服爲諸從言心即事實未忍安者
馬棱與弟毅同居毅亡棱爲心服三年由也之
不除喪亦緣情而致制雖識不及古誠情感慕
常願千秋之後從服朞齊不圖門衰禍集一旦
草土殘息復罹今酷尋惟慟絕彌劇彌深今
以餘喘欲遂素志庶寄其罔慕之痛少申無已
之情雖禮無明據乃事有先例率迷而至必欲
行之君問禮所歸謹以諮白臨紙號哽言不識

次服闋除右軍邵陵王長史俄遷御史中丞時尚書令王晏弟詡爲廣州多納賕貨昴依事劾奏不憚權豪當時號爲正直出爲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昴乃縛衣著柩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舡皆沒唯昴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葬訖起爲建武將軍吳興太守永元末義師至京師州牧郡守皆望風降款昴獨拒境不受命高祖手書喻曰夫禍福無門興亡有數天之所棄人孰

能臣機來不再圖之宜早頃藉聽道路承欲
狼顧一隅既未悉雅懷聊申往意獨夫狂勃振
古未聞窮凶極虐歲月滋甚天未絕齊聖明啓
運兆民有賴百姓來蘇吾荷任前驅掃除京
邑方撥亂反正伐罪弔民至止以來前無橫陣
今皇威四臨長圍已合遐邇畢集人神同奮銳
卒萬計鐵馬千羣以此攻戰何往不克況建業
孤城人懷離阻面縛軍門日夕相繼屠潰之期
勢不云遠兼熒惑出端門太白入氐室天文表

於上人事符於下不謀同契寔在玆辰且范岫
申胄久薦誠款各率所由仍爲掎角門沈法瑀孫
肸朱端巳先肅清吳會而足下欲以區區之郡禦
堂堂之師根本既傾枝葉安附童　兒牧豎咸謂
其非求之明鑒實所未達今竭力昏主未足爲
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忠孝俱盡將欲何依豈
若飜然改圖自招多福進則遠害全身退則長
守禄位去就之宜幸加詳擇若執迷遂往同惡不
悛大軍一臨誅及三族雖貽後悔寧復云補欲布

所懷故致今白昂荅曰都史至辱誨承藉以衆論謂僕有勤王之舉兼蒙誚責獨無送款循復嚴旨若臨萬仞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况以偏隅一郡何能爲役近奉敕以此境多虞見使安慰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惟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撥庸素文武無施直是陳國賤男子耳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飡微施尚復投殞況食人之禄而頓

志一旦非惟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
躇未遑薦璧遂以輕微爰降重命震灼于心
忘其所厝誠推理鑒猶懼威臨建康城平昂
束身詣闕高祖宥之不問也天監二年以為後
軍臨川王參軍事昂奉啓謝曰恩降絕望之辰
慶集寒心之日焰灰非喻荑枯未擬摳衣聚足
顛狽不勝臣遍歷三墳備詳六典巡校賞罰之
科調檢生死之律莫不嚴五辟於明君之朝峻
三章於聖人之世是以塗山始會致防風之誅

酆邑方構有崇侯之伐未有緩憲於斮戮之
人賒刑於耐罪之族出萬死入一生如臣者也推
恩及罪在臣實大披心瀝血敢乞言之臣東國
賤人學行何取既殊鳴鴈直木故無結綬彈冠
徒藉羽儀易農就仕往年濫職守秩東隅仰屬
龔行風驅電掩當其時也負鼎圖者日至執
玉帛者相望獨在愚臣頓昏大義殉鴻毛之
輕忘同德之重但三吳險薄五湖交通屢起田
儋之變每懼殷通之禍空慕君魚保境遂失

師消抱器後至者斬臣甘斯戮明刑殉衆誰曰不然幸約法之弘承解網之宥猶當降等薪粲遂乃頓釋鉗赭斂骨吹魂還編黔庶濯疵蕩穢入楚遊陳天波既洗雲油遽沐古人有言非死之難處死之難臣之所荷曠古不書臣之死所未知何地高祖荅曰朕遺射鉤卿無自外俄除給事黃門侍郎其年遷侍中明年出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六年徵爲吏部尚書累表陳讓徙爲左民尚書兼右僕射七年除國子祭酒兼僕

射如故領豫州大中正八年出爲仁威將軍吳郡太守十一年入爲五兵尚書復兼右僕射未拜有詔即眞封尋以本官領起部尚書加侍中十四年馬仙琕破魏軍於朐山詔權假昂節往勞軍十五年遷右僕射尋爲尚書令宣惠將軍普通三年爲中書監丹陽尹其年進號中衛將軍復爲尚書令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給鼓吹未拜又領國子祭酒大通元年加中書監給親信三十人尋表解祭酒進號中撫軍大將軍

遷司空侍中尚書令親信鼓吹並如故五年加
特進左光祿大夫增親信爲八十人大同六年薨
時年八十詔曰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司空昂奄
至薨逝惻怛于懷公器寓凝素志誠貞方端
朝燮理嘉猷載緝追崇表德寔惟令典可贈
本官鼓吹一部給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二十萬絹布一百匹蠟二百斤即日舉哀初昂
臨終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不得言上行狀及
立誌銘凡有所須悉皆停省復曰吾釋褐從

仕不期富貴但官序不失等倫衣食粗知榮
辱以此闔棺無慙鄉里往忝吴興屬在昏明
之際既闇於前覺無識於聖朝不知天命甘貽
顯戮幸遇殊恩遂得全門戶自念罪私門階榮望
絕保存性命以爲幸甚不謂叨竊寵靈一至於
此常欲竭誠酬報申吾乃心所以朝廷毋興師
北伐吾輒啓求行誓之丹款實非矯言既庸
懦無施皆不蒙許雖欲罄命其議莫從今日
瞑目畢恨泉壤若䰟而有知方期結草聖朝

遵古知吾名品或有追遠之恩雖是經國恒
典在吾無應致此脫有贈官愼勿祗奉諸子累
表陳奏詔不許册謚曰穆正公
子君正美風儀善自居處以貴公子得當世名
譽頃之兼吏部郎以母憂去職服闋爲邵陵王
友北中郎長史東陽太守尋徵還郡民徵士
徐天祐等三百人詣闕乞留一年詔不許仍除豫
章内史尋轉吳興太守侯景亂率數百人隨
邵陵王赴援及京城陷還郡君正當官莅事有

名稱而蓄聚財產服玩靡麗賊遣子悅攻
之新成戍主戴僧易勸〻拒守吳陸映公等懼
賊脫勝略其資產乃曰賊軍甚銳其鋒不可當
今若拒之恐民心不從也君正性怯懦乃送米
及牛酒郊迎子悅子悅既至掠奪其財物子女
因是感疾卒
史臣曰夫天尊地卑以定君臣之位松筠等質
無革歲寒〻之心表千里命屬崩離身逢厄季
雖獨夫喪德臣志不移及抗疏高祖無虧忠

節斯亦存夷叔之風矣終爲梁室台鼎何其
美焉

列傳第二十五　　　　梁書三十一